愧瘖集

愧齋集卷之十七

莆田二山野人林大輅稿

序

贈郡推三洲章侯擢揚州同知序

嘉靖癸卯三洲章侯節推吾郡以侍御史謫也乃丙午春遷揚州府同知則閱四祀矣人之言曰謫官之情三矯之者識也平之者量也強之者力也夫高而不能下盈而不能約強而不能縮於是乎以謫爲困若弗可勝者將弗至鹵莽

其用而於業荒耶夫擬俠以爲豪助長以彌釁
制強以防誹於是乎乘譎而賄惟恐失之將弗
至鄙夷其民而於行蕩然無度耶侯無是也侯
視刑獄簿領整暇而弗苛億以虐視僊遊邑篆
釐大小月無經之費山之堪嘆曰吾自束髮知
費剝膚也官欲之時其釐之於令知僕不隱蠹
矣復視篆於萧經畫節汰里甲落綱倍省裒羸
費爲黃後峰買祀田清蔡中節太和陂田集稻
備土以免徵庸激俗阜民多類此侯爲御史巡

城巡庫巡路巡屯禁戢奸宼視斂緩征謙章彈
文皆先于職爲才御史凡閫巡察非舊僚則同
年進也亦皆於侯乎重他郡邑事糾紛皆檄侯
戡之操切剸麼率不詭於猷人無數焉揚州之
擢其困繫蒲之人哉夫讁者卒歲以遷侯之遲
格于例耳而辱惠於民父郡丞高秩也浸浸乎
柄庸矣而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者可已乎是故
君子之欲行志於浮食懼也於詭譽譽也於素
位安也而遑擇官哉其欲崇業視瞬猶旬也視

日猶朞也視季猶世也而遑狥人哉侯之行其有以慰維揚哉人曰維揚莆陽二封咸大郡折獄淸戎咸大政變而通之以宜民昌治運於無窮莫南服以示塈揚人之慰之也其弗光於莆已乎凡撫臣巡察之控轄達宦國士之周遊遷客羈人之談摘於孔道莫揚若商賈輻輳習俗靡泆且有善政夕則傳之後心微揭鼓而章之勢則然矣於識贖贖於壘營營於力涼涼侯將疾而郤走之予亦知侯疾而郤走之傳有之同

心之言其臭如蘭子林莽鄙劣敢謂侯同耶其所希則不越於是已爾莆田縣尹劉子宜偕其僚寀曰三洲公行願先生將之予乃述而應之蓋竊比古贈言之義云

政譽篇

麥斜山人某曰今之善政者其前修班與夫弗側夫體帶固夫用心迹奚睽焉睽者非夫養之純也賢規之聖學之今昔奚相遠也遠者非夫志之崇也昔子產爲政民始誹而嗣誦之夫子

之用於魯民亦始誹而嗣誦之聖賢志同體同養同非夫比而襲也奚於今獨鮮也衰德瀉風予慨也久矣夫少峰涖侯之丞吾郡也三餘月矣不鄙夷我民而子惠之訟者辯者聚于庭矇情曷蒙曲言曷售訟直辯罰辯直訟辜民出庭則撫掌曰公親歷吾爭哉凡親屬爭則惻然曰彝瀆也蠹也豺兕氣戾也忍也鎮鄒盛化能覆惡耶則平其爭又諭之曰若無失夫親也若無失夫故也民愧而咸睦草綠之士羣及門焉侯

規以大雅導以淳樸嘗曰士重者人也貧而守
者業也業預長人者也而顧容於人可乎士乃
知大道弗黨於僻考德問俗𢘑𢘑者合矯矯者
觀灝灝者異合弗畛域觀弗標的異弗璠璵公
嘗曰多才之邦予有友道焉婦之貞錄之士而
好古禮之民尚誼能施者獎之官屬不能裕養
者周之鄉君子之貧優視之公於莆其功矣夫
人之言曰公視篆人傒公爲守數月之政兆爾
借公弗能久其無忝懷哉公起家進士爲庶吉

士稱文行爲廷尉屬爲比部郎稱明允閱歷二
十載稱淹滯望實脩然稱時聞人符卿之擢於
公何加焉而忌者輒抑之爲副轉運再朞爲丞
復朞侯也偃蹇慷慨欲奮袂而去之予每見以
世責相語爲民留盖三致私焉嗚呼循謹浮湛
采聲樞人援交獵華曲士之智也俯俗慕古抗
志高深遇也行義通也得仁豪傑之操也視迹
而論眞計近而遺獨愛憎進退狥浮眩實官人
者之多術也閱世者憂焉少峰之迹屈而其道

伸也郡之人蒙澤采采章也於少峰奚抑焉郡文學博士詹珊等過予曰少峰公之得民也視諸聖賢速而易矣弘濟時艱長我 王國其大用未艾也邇者巡撫之察吾閩蜚聲有煒人皆誦之四岸之歸若徙爲公溢喜先生其奚言之山人從言曰聞之前修矣毅植蕩遐往祗道俟時譽若驚毀若寵凡民莫之知也而知之者君子也又其知者天也少峰其進於是矣楚人操舟海猶衢然與者謂能絕江漢似也代人馳騎絕

塵行空過都歷塊浅之乎與也吾知少峰矣諸
文學再拜曰微先生言吾謂毀譽之可以觀人
也譽言可華君子也先生政譽之論精矣敢質
諸少峰云

贈郡推龍侯南岡遷漳州同知序

龍侯南岡吾郡司理凡數月遷漳同知維時少
坡沈公擢守鼎來言于林子曰南岡吾同釋褐
爲給舍靣亮敢言違時屢謫司理者肇量移也
吾柔而強翊侗而昭翊虛而任翊百心規焉詎

謂郎遷邪遷邪於蕭而漳之私邪先是漳之報
至別駕胡僥石東亦與林子言曰南岡有大力
於蕭庇予弗逮邇者御史臺暨巡守行部予署
篆惴然廢黜南岡導之故實約之寅恭申之洪
恕予幸而免弛事之誚南岡遷予奚弗思焉嗚
呼獲上信友南岡餘行也林子知南岡矣夫嚮
時援交積歲藏貲非所以語豪傑也漓眞集詭
侈遇弛謙非所以語禔修也南岡其亦慕夫歐
陽子乎歐陽子之貶夷陵也閱陳年公案多枉

直乖錯暨而遇事盍不敢易峽州同官尊若畢和恭共濟無違言焉再歲而移光化閱數歲而參大政勳伐樹于毀譽之交朴忠弘於學古之志崇資後遇何有哉謂歐陽子豪傑褆修弗忘非耶南岡生歐陽子之鄉其於前脩弗嚮往思齊已乎夫言揚衷也事章志也南岡先而直言道行也外祿而任事道亦行也監後者視前監人者視已南岡嘗臧否天下士矣其諸自命而孚于人固知於俗巍然觀也易之需曰有孚光

守貞吉漸之彖曰止而巽動不窮也夫君子素位而弗願好先事而後食達分知命皆需也難進易退動以順時處高弗危永有終譽皆漸也二辭之義大矣哉南岡識高而能抑量廓而有容學苦而彌見道於利用奚疑焉漳劇郡爾政僭於猾邑迄壞蠹習妨紀觀風者其弗剔而新之耶抑侯於漳之席弗能溢也少拔公曾推吾郡時守吳公雲泉以考績贈言予役閩七歲公尋殁矣視之猶將也南岡抑且久閩藩臬長

貳經惠于民蕭曰塈之某林𦍑廷生亦曰塈之
欲達志若業也非其私之謂也故於贈言也預
中之

贈平海教授張子一初九載考績序

博羅張子之爲平海衛學教授也凡九載矣諸
門人來徵山人之言爲贈山人曰奚以言之藹
生桂輩曰吾師也穆乎修也裕乎養也敎勤乎
愿也無鉤棘于言城府于色也殆非炫於聞與
沙生池輩曰濱海之吼帥伍籍也庠序所錄儒

生宦胤半焉詩書道則粤有聞人矣久於師非難與林生逵科葦日守官者弗時廷識者弗虛競譽弗凝便營弗愛吾師也備美焉凡吾徒罔弗欽而悅之將弗能稽矣乃陳生遠揚葦復言曰昔者師之分敎江夏也逾六載門下之士登薦書者凡若干人江夏楚衝邑公昔保釐於師屬賢焉再命平海丙午鄉薦英然稱者又若干人於御則盈於績則多於官則能師也猶淹然抱滿牒僕僕比徂銓衡者吏道樞焉固如是已

平山人乃復揖諸門人而語之曰夫勵業者弗覬遇也嗜義者能抑私也好修者殆知命也張子之勤於江夏猶家食于庠也其敎平海猶夫江夏也九載之內臺使者行部暨藩臬大吏以職事而蒞吾土臧否諸屬蓋多矣憲臣督學政歲一臨焉稽行采言瑕瑜其品亦多矣郡之長貳衛之帥長喜若怒恭若侮其試者綜然多也張子者其容淟涊而安于官浮詭而譽于上側僻而悅于其友耶則敎平海者猶難夫江夏也

訓導遷州邑博士常也而張子教授焉逾秩矣
教者率三歲一遷或數歲倍遷張子乃三考焉
非今所謂淹者與然而好修嗜義勵業其趨弗
懈矣茲行也抑有弗豫於心哉予聞張子之修
葺宮牆移文節他役費有經攻鑿泮池以恢廟
學之勝則捐祿為之皆人所難也嘗曰貧者士
之常師匪人吾愧焉是故澹以養廉靜以御囂
禮以薄利恪以視人廣夫心也隨所任使皆能
光于其職其用固未艾也張子嘗告予曰羅浮

山也有道者多居之吾嘗結廬其勝遊而休焉噫是志也非時也人望於張子者迂耶諸門人謝曰可以爲白石師贈言矣

贈東淇陳君壽六十序

嘉靖丙午二月二十七日東淇陳先生六甲初週也所厚[女連]婭先期過予徵曰六十日者指使曰杖於鄉言老也東淇蓋初壽矣公盍彰之余小先生一齡少偕從宋西村先生學從祖德安尹竹西翁乃先生岳翁余撫楚歸餘紀先生體

忘勤苦今皆膰然翁矣弗於是重有感耶夫自
踐眉逃于芰藜有殊觀焉勞勞者瞬愉愉者實
歷地也自稀用逮于郵艱有殊孚焉功積者神
悴之私自喜者畫畛域也自達分睒頎有殊徵
焉其泰也慶若窮其兢也虗若臆同於年不同
於適也類如此者夫壽難逸壽亦難壽諸道尤
難君子其無貴於年哉先生翁冠勤舉子業暨
孤任幹蠱乃謝進取日吾於鉛槧匪緣也焚香
掃地手不釋卷對相知者款款談古今事有論

世之益疇謂淺云小心畏忌覩公府若坑塹然
恒云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故事亘而詘於遠禍
避勝而韜於訥詞疇謂拙云梅洋地官顧林壑
觴詠任心東淇偕諸弟可蘭秋泉四五人暇則
杖屨登東山諸勝休而歸名宗伯仲所鮮疇謂
誕云六十初壽爾其固足稱也然四十年之間
沖節任難守黑守雌緇休教子息交絕遊其徵
也約其孚也實其觀也遠進而期頤固未艾也
僉曰可以壽東洪矣願公進之余再拜言曰先

生會王父暨王父文昌博士俱贈大司馬祖伯太宰康懿公咸有光于世謂壽委非與烏石龍坡道折而西有雙池池之澳有竹先生結廬樂之謂壽域非與彥輔積學有待弘衍世業於是乎萃謂壽澤非與僉曰頌也規善祝哉願公書之乃書

莆陽紀案序

莆邇歲歉恒瘠民甲辰乙巳歲二麥庶穀種弗時恒賜牿之剝以風其穫也視歉歲倍價焉民

飢者大半皆取草木治而食之疑於食者數火以舒毒沾膏以存鹵間錯之粒糜之羹之餱之予備稽之非醫典所名者多也野人曰予老矣疇識若草可食也予試嘗之焉螫舌網咽內翻覆作嘔野人日僵仆人也需而撐腸耳嗚呼予亦老矣乃知莆有此荒也維時邑侯劉子寅適入

覲還弗居室乃禱于諸神褐衣芒履稽首于衢齋于幕凡幾旬日乃議言賑貸勸糶貸募分商

蠲輸納立保甲操民兵呈于諸司商而行之乃覈三貧之戶單車循郊募民移粟民之悅之也有徯蘇之誦侯其功於賑哉是蔭也巡按何君古林行部予詢荒政何曰發賑也稽積貯勸分也覲與誼蠲賦也疏災分皆今日爲民憂敢弗敬耶凡邑之人望之既而詢之巡守諸君則曰南三鄉均災也貯能給耶莆鮮殷戶能輸誼耶覈災慢減賦無稽耶咸有憂之既未浹月則藩之檄來發帑萬餘金易穀爲賑郡邑之貯殷戶

之助兼焉未三月則減賦有報寬幾分矣巡按諸司力也仁人惠利其博矣劉侯父母吾邑愛而專也祛蠹警慢緩征禁暴區畫勤焉戶度人詢流離鎖尾日視于庭庾釜斗斛弗出其鄉顛連者津津然興疾痛者裔裔然平愁嘆者靡靡然靖不有侯其疇體之而與聚所欲侯其功於賑哉予撫楚侯爲諸生錄于鄉爲名士予以蹠災援効歸既十載侯登進士長吾邑侯之政予所樂談也莆陽紀寀邑人梓也予讀之序其大

者爾耳目覩記庸可誣耶夫治有方信是也化有樞誠是也嚴削易譽掠比易章天之心神之秘則戾矣矧賑饑匡屯贊化撫世弗誠弗信其何以行之哉侯誠且仁矣今丙午之災猶前二歲也侯復入覲能終惠于莆達諸天子而復生我民者乎是固林壑之所憂欲言而未敢者也

贈三叔母方孺人節壽序

嘉靖丙午夏五月十有九日予叔毋方孺人壽届八十君子曰節哉壽矣其完譽而協諸孚哉其食報而徯諸數哉報若否於會稽焉數園之或弗圓數譽否終于修匪襲孚也值孚難若孺人者再拜誦美奚與道越諸叔氏昆弟氏皆敬告再拜孺人于設帨之旦非孺人悅也君子曰節哉壽矣謙而俯俯思而喬喬者烈媛淑配殆類是哉先是孺人六十宗人曰可壽也孺人曰未亡人強食視息與林廷樓脉食則抱孫矣如

是年也結腸縮筋跛趨聾瞶尚謂人哉奚壽可既而進七十宗人曰可壽也孺人復曰吾敢謂稀年易也孤業舉子尚淹志諸孫嬰稚未有自見可豫予色泉下之䚡其無念哉奚壽可至是而孺人復欲辭焉諸叔氏語某曰夫壽難節壽尤難鄉黨之人猶侈談之況友于誼道叔若姪情也其又可解乎於是某乃作壽之言叔毋州文學博士方公廷章女也少有異質歸吾叔祟實叔潛心若學其黨稱其文章竟年二十二卒

叔毋少一歲號慟屢絶踰月吾翁轍生吾家無贏遺之業孺人無可事之姑惟吾祖叔尚義公在孺人煢煢嫠寡晴弗憐之乃脫簪珥以助不可已已之需月績星銖裒錙累粥粒未盈廣瘠田若于畝經紀內外務如有力丈夫然轍稍長遣就外傳與某均誦習同筆硯足不踰閾聲不聞戶米鹽薪菊皆自節縮茹苦攻淡其識到也吾毋淑人多孺人二齡五十餘年妯娌相視敬弗弛嫁二孫女布帛不外市敦厚敦序二孫婦

必敎之勤而業愼而言約而儀稍疾不伏枕病間偃僂循行日稻奚曬奚趾麗臬奚析奚筐匱畜奚逸奚戶闔婢奚役奚鼻息而偃後行諸婦輒哂曰老人不自取閒乃是乎某偶見之問曰無勞乎則笑曰性則然矣抑過眼終礙恐弗言乎茲歲舂穤人呼某語之曰吾痛楚於少壯鄰虞紆鬱萬言弗宣也吾蚤夕呼天監吾心矣而視吾俐諸毋其孤吾素乎某拜而復曰叔毋之節郡邑大夫未之知　綸言未之褒皆某過也

蓋將有待焉吾家王妣趙貞烈撫孤今蕃其亂殆數百指然趙甫所罕也乃今復見孺人焉孺人之壽其世壽矣乎諸叔氏進某言曰壽足獻也節足備也言足彰也家之美徵矣君子之澤遠矣聞者可以興矣

梅谷鄭翁八十壽言

嘉靖丁未封主事梅谷鄭翁年八十其生之辰五月十有三日也鄉諸君子戒期持觴再拜壽翁先過林子言曰曷壽言某曰翁丈人行也間

侍翁遊衍併泉居歷壑經丘茀杖茀童閒居淸
言離垢完貞其故難老者與又曰曷壽言其固
隱德翁也事司訓公顯沛孝思神鑒其誠畀徵
也翁每語諸人諸父昆第友恭無違言親黨之
貧者恤之惻惻然思謂翁其今之人與又曰曷
集曰翁世澤數百祀矣裔多賢今爲盛也
翁命服輝如子若孫金緋鵷鷺近侍遐思章章
乎孝矣　必其盛美者與諸君子曰今知翁壽矣
造物者抑翁私耶夫可以語年未可以語善積

猶弗壽也割肥烹鮮撞鐘擊鼓時多其人焉悅其力之所能爾而侈於輿言則未也可以語善積不可以語休祉猶夫壽也貺寂顧獨饔素㑭命賢者所安也而人之言則疑夫天道難諶而善積者未必獲報也今乃知翁壽其弗可及者與昔者翁年六十嘗壽翁矣伯子豩登進士爲戸部郎鼎釜之養翁得之若驚而其志樂也旣而七十亦壽翁矣豩謝郡守歸與其弟其色養撫方而孫東白翁冠登鄉薦書翁雖抑抑持滿

而其志樂也既八十矣人擬壽翁翁語郡守以
遲齡將無見東白登進士也未幾報至翁偃僂
俯循焚香謝天斑衣前後孫曾繞膝其樂孰大
焉簪什國亦多望族壽而榮福履無疆如翁者
鮮矣天之愛翁若撫嬰然適其欲時畀之翁之
取償於天如持左劵然則雖閭之士黨如翁者
亦鮮矣翁雖欲卻爲壽焉能勿壽或曰汾穆之
候大道宗也彼歌聲殷然出戶者其擊壤老人
耶或曰梅國之野陽元潛也彼抱霜雪而滋道

顏者其南華逸僊耶或曰綠野之堂物皆春也灼灼離離芒耀溥霄其東方生歲星耶於是林子再拜言曰翁壽可風也風于族亶力仁謙永世咸休風于倫孝忠儉勤無忝爾祖是道也郡守能勉之可以勵俗矣既以復諸君子而爲譜甫三誦焉

贈若峰吳郡丞遷南京刑部郎中序

若峰吳侯起家刑部郎既而謫維楊別駕再歲遷與化郡丞又再歲遷南京刑部郎中論者謂

之賜環或曰侯猶朋讁也內秩秩叙年徑而進者鮮矣今之遷殆猶內秩也或曰侯於政勤矣歲所報籍籍喬喬度諸內秩不既多乎林子知侯者其曷言之於是林子乃言曰侯其得民哉無問邦之人侯思也初侯丞吾郡守在焉部使者借侯之暇凡劇務蠹目檄經剔之侯之足跡殆周閭壤矣夫操切矯詭任心自雄害政者病之俗素淳也爲姦利爲剽竊恣睢暴良而要之賄役人伺怙殖敵豐食守欲劊之駸駸然獘矣侯

無遑於丞之翊也侯視篆數月平易近民節縮浮冗薄役緩征民麗于辜諭之警之捷之弗文以苛有殺人于塗之廁之逸告者言佐證意逮之侯弗問人疑焉越數日杖械殺者獄整然成矣是獄也虛心覃訪灼機稽釁諜若與也奪貨罔失也人謂侯若神焉邑有協辦之征費鉅萬也役者蕩產以需官墨私橐日裒之恣哉民怨于監司檄郡獨議郡難之格弗報侯查前牘約近事其用有經官出納之盈縮劑量民弗知也

邑二百餘里閱十歲更番爲役省前費者十之八民歡若更生雖百世猶澤也侯廣志之學宏業之懇懇修絜淳良之用於茲乎徵侯功于甫哉漢郡邑之治最爲近古增秩賜金章吏循也以永民惠民愛若吏則順其情復吏焉河內寇恂是也以侯之賢聞諸

天子厲其庸而久任之移而守吾郡久而長藩臬秩列卿可也時制聞如漢語漢以規于今難矣人視官爲傳舍如何武去後之思尤難矣侯

功于肅民之思之其聲音笑貌爲哉水部副郎陳子孚元曰吾黨別侯之情猶夫邑人也言則人人殊夫耆舊者謂侯弗弛恭於其老無困諸稚耋童　君賜也秖秖誦之夫諸君子者謂侯弗矜名炫智凡因革抑抑於衆商之夫諸周集進者謂侯愛德規善惴然以端方削度爲懼吾愧焉已爾皆前政所未聞也夫慎細行集義也素位而行致乎也漢循吏而上求譽者皆古之人也吾別若峰其將宠予衷哉林子三嘆曰古

者贈言之義庶幾近之乃書之以爲若峰行贈

贈郡博齊子少東膺獎序

昔者林子備臬于江右也蓋有喜焉江右多豪傑予咨詢於庠之士得數人而友之若齊子者激昂從與諸生中尤可喜者予嘗聞談者曰昔乎其氣也彼縮朒而自私則耻之斷乎其辯也彼囁嚅而湛俗則耻之斐乎其文也由衷詣要能言者弗逮也詭而悅其耻也予望諸齊子者深矣去之二十餘年齊子與諸儕輩掄藝于鄉

輒彿違其數固云窮矣予林壑父凡江右宦閩者或相過問則曰齊子困於場屋其可悲也予答之曰凡諸豪傑其能必於遇耶遇而後能達道違道而後能弘業弘業而後能事天前修則然矣吾慮齊子之務夫志也嘉靖丁未秋齊子由歲貢授吾郡分教甫至三登林子之堂而氣俯然而辨穆然而文淵然予於齊子莫逆焉其喜勃勃然滋矣夫端士習豫化源教也明經術章治能亦教也皆古人有行之者奚於今異耶

齊子學有力識有邁矯輕嚮惰模範獨植所好非譽也返素存趨其徒之愿者將樂而至焉所懲非激也背道麗辟其徒之誕者將慚而避焉所矯非僻也振懦激剛其徒之靡靡役役將無易慮耶皆齊子之志於其官也予嘗論齊子困收能變諫能負譖嗜而能強勵操而能誼齊子兼之矣惜夫非其遇也而得慰予之知哉臬使周公石崖督學行部于莆知齊子深者獨優視而奬之門人宋生存吾錫輸請予言識之林子

乃言曰石崖公虛襟好禮衛道樂賢吾黨所稱也齊子於斯抑無競業邁徃益賢其官耶謙者求譽約若持謙玉若石似之旦夕之觀異焉非公之教也夫獎能曰仁與進曰恕稽其終懲諸與言曰法公作人之功於是爲大齊子之自立尚庶幾嗣之予尚能章齊子之遇也

誥封太宜人黃母鄭氏壽言

東里黃氏之盛華文物胤科名郡邑分仁憲臺嗣清太史振珂他姓所鮮也人皆曰君子之澤

敦世張矣天道其佑善耶林子某某則嘗言曰維坤德贊乾元氣會焉其地道功乎成物之義大矣觀諸太僕少卿霖原黃君辦壽毋宜人鄭氏其尤可徵哉鄭肅著姓宜人毋黃黃侍御公次女宜人歸于司封郎中三塘公姻相續也歸適舅姑方安人勉持家蠱宜人百心佐理先意爲養偶值匱乏必捐簪珥布帛承姑歡公治舉子業宜人殫力女紅攻苦茹辛以弼夫子之志公累蹶春官雅外游宜人撫諸稚弱奉姑益懇

公拜保昌令宜人從宦所飭臧獲肅衙署日蒔
畦畛擾池鮮以佐常食惟賓至則鬻諸市曁公
致政歸浸畢尚平之債宜人度分稱時菲不廢
禮裒禄餘稍爲家人産業澼衣糲食惟淪素風
是懼姑氏老洗腆致孝敬不殊新婦人以爲難
壬寅　封安人則少卿以禮部員外郎考績推
恩也乙巳晉　封宜人則少卿任司封郎中覃
詔錫恩也少卿遷太僕年餘疏歸省今且數歲
矣宜人年七十有三白髮芳儀鳳冠象服荷寵

于 天延齡惟祐其弗爲至榮矣乎夫夫君子之養親也曰志曰善曰榮順美志也子曾子之養是也其惟知道乎嘉遯善也丹子之養是也其惟素位乎顯親榮也呂申公之養是也其惟廣孝乎孫原少負奇傑宜人教以矩規範以大雅人皆以冀之宗必充也藉冠登進士爲禮宜寅恭溫克勤學知恤上卿而下以公輔器之暨遷銓曹悟然自信賢否天下士弗眩推轂善類弗言功山林遺逸賴而進者多矣其有未進者舉

拳焉若失之亦曰臣業也子職也殆若茲與茲謂霖原之養榮也亦善也志也其允有譽哉宜人懸帨之辰四月二十有一日也霖原偕其弟懋實懋宗過予徵言爲壽某某念吾母許淑人氏母黃亦黃侍御公長女也走流異地無同源與操觚執簡紀實揚懿予今日事爾抑宜人壽曰八十曰九十曰百年固未艾也榮曰恭曰淑曰夫人可逾節致也其諸異乎人之壽與爾霖原以臣歲歸省斑衣過庭升階百拜唐年虞日

歌咏

里仁翁若姪玉立鸞翔怡歡榆景其爲樂爲榮吾得備觀焉右説尤如予今日情爾少卿乃再拜曰公之言懋官曷敢辭承之請書爲老母壽

後峰黃先生文集序

後峰先生詩若文其游泮時則篋以從游楚爲絲蓴時君應登校之被譴歸鼎果梓越十載嗣子用孺乞言於予予以時詘難之相孺不可予乃復選校稍釐梓人餉適章子三洲先生以名

御史謫推吾郡聞之喜欲廣其傳某則序之曰先生性嗜學歷官二十年所簿領墳籍參伍几格事至簿領了了窮詰玄奧於墳籍若將老焉友朋相覿必談古哲企時賢雖飲食宴樂亦抑抑陳誼肅色訥辭毅愿靜約其得諸學深矣當時論先生吏道宦業皆偉然譽也獨於仕而學莫不爲難先生自太夫人沒毋嘆曰哀哀父母祿弗逮養釋哀而北拜官十日痛憤一疏裂山瀆海國一時百祀之監也奚直慷慨禍患不有

其身已耶則雖右豪傑亦以爲難矣昔唐韓子宋歐陽子皆一代文宗後之作者範之然韓子忠而勇歐陽子濟時行道犯顏敢諫柳州金陵或遺歛焉韓歐之不可及獨文乎哉先生邁往直徃爲貞臣爲遁夫爲仁人爲志士蓋無不可者其發諸言沖適醇典殆類其人夫致用之識襲則固遷節之衷澤則誕仁義道德世之游辭未有不附而貢能弗戾者鮮矣先生卒年方強仕其進未竟然古之三不朽其庶矣乎予於詩

則編年文則類聚其諸作藏於篋者力弗逮梓嗚呼人之景賢喜聞先生言茲集之傳可少哉

先察院為先生作書屋敎來學旣而為先生祠俎豆弗時章子憮然惜焉捐祿增田庸周祀事乃監司見齋利公商茲舉也君子曰義矣可以勵敎矣予私喜先生身後之遇而信豪傑之道不孤也

語敘篇

崑峰詹君登丁未進士以嚴翁松厓先生老陳

悄便養拜興化郡學教授翁至寬所弗出戶詹君爲餐益專服與諸生恪條約訂行業益恭以爭來耆部使者獎之薦之臺省長貳咸器其才譽再朞遷國子助教教一也基于郡廣于大學其成教一也禮義廉耻以先之心迹名實以省之任重道遠以擴之世務吏贊以藝之故曰人文者撫世之紀也國子之教天下之趨也子孫黎民末必賴之詹君其弗悅於茲官耶昔陽亢宗之爲諫議大夫極論裴延齡而阻之相直陸

敬輿輩欲還其謫坐是遷國子司業司業淸秩以得罪時忌者居之毋亦曰亢宗忠者也而司業則天下師官若異而道則伸也亢宗爲司業責諸生不歸省簡孝秀德行升堂上傳經淑志生徒斤斤皆有矩度而何番者獨行不黨尊事其師毅然於進退之間驩咻之口人皆信之故亢宗之賢諫則直以廣孝敎則端以植忠後百世談者慕焉我

明延制給事諸科臺察諸道皆有官守其重則

諫也乏之則於國子文學選焉諸文學聲望班班然最考則得之故教人者師之良也輔主者臣之近也志也道也業也君子會其東矣詹君其將爲諫官已乎爲諫官其異於爲國子乎教國子其異於教郡學乎君子之學孝也忠也而已矣其志尚友千古旦暮也其道體誠萬務肝膽也其業素位百慮蹊徑也詹君其亦必如元宗乎其亦畫畫於元宗而將順於大道之朝揖讓之日乎是在詹君遇之已矣經之言曰立身揚

名以顯父母松崖先生亦屢爲詹君誦敬之矣詹君在吾庠膳金助葬月俸恤貧貞盧之妻節方之父若子孝申而揚之錫類勵俗爲澤者多皆敬之餘也其過於人遠矣春而雨膏澤而雲渥詹君守約施博其固有待與江右多豪傑予持憲八載去之二紀詹君眷視予亦前修然林壑過從逌予弗逮相觀明德白首爲期詹君其予所畏哉郡衛蕭僊諸傅士黎君文畧葉暨諸朋人林鍾榮等請予求言以章其行予唯唯因予

奚言進其惟學乎乃敦古友朋之義裨諸君子之規

、贈儇遊尹石谿周君膺獎序

寧州石谿周君希程之治仙遊也未盈三載巡察趙君應祥廉其實而獎之縣學分教陳子典暨其徒鄭生希顏何生至德來言曰石谿侯善政吾儕所欽巡察獎語於兼著遺然亦是以知石谿矣敢請公贈言章之予恭石谿知也乃爲言曰君子之志矯然希古於利濟若罔弗恭君

子之政優乎宜民於損益若罔弗度君子之譽澹乎撝謙於體省若罔弗慊三者備矣於治乎何有石谿其進於是乎石谿審望族詩書進取于今爲盛尊公司寇先生忠亮太雅林莽葆先迺然有東山之望石谿得於庭訓者深矣嘗自考曰行志莫令若而怠業於製肘者龍敷政莫憂若而拂情於好惡者僻知過莫已若而矜侮於毀譽者逆吾懼焉懼者其約已過盍民之大乎僊邑十餘里里甲役于歲需大小月之供於新

米肥其錯諸官守館穀輿隸紛諸指使無名冊
經落產以貲或用一而倍斂或細出而鉅取蠹
莫大焉石谿甫任剗剔之無遺蠹是澤也令先
之慕而下應之鄉士夫之過其治供具稱寡皆
日石谿之能節愛也歲歉艱食石谿歷鄉落覈
賑全活者衆官租之金貯帑存佃凡若干鎰得
買寺田凡若干畝石谿區畫詳申諸司以金易
田曾主之爲義倉積於鄉歛散之民有永惠往
者視金非正賦巡察多貽所私或他建置庸之

令非石谿也人曰石谿其循吏耶至於創官舟
修橋梁廣庠䝉煥乎治狀其足徵矣先石谿官
數月矯枉自信異者或游辭何巡察愼觀風者
獎其實曰政平人乎亦復獎典若未克石谿羡
也然而君子觀政其克類於是已乎夫譽稽成
也而弗終爲戒政尚行也而渝素爲懲志懷徵
也弗堅則慢慢則僨事君子所以兢業弗巳也
吾聞石谿數求退無樂乎其官推是心也其於
器業抑可量耶矧司寇公懷道獨樂於天下生

民未嘗忘也石谿百里之仁波及鄰壤公聞之
怫然以喜耶他日遷大邦節愛如僊邑廣土
衆民膏遠而濟又非公所樂耶林子曰石谿子
民之道庶矣君子稽政之美符矣予言也鄙殆
輿言也非庠師生獨言也

愧痦集十七卷終

愧瘖集卷之十八

莆田二山野人林大輅稿

序

棠林世稿序

中丞翠庭公萃先四世公遺稿某校選之列而傳之稿梓則僭爲之序曰夫湛習者趨之靡於禔身難矣修言者衷之淪於信後難矣遺賢者敘之蕪於纘先難矣是故君子於禔身也恪奚靡趨於信後也貞奚淪衷於纘先也孝奚蕪敘

人事之綱也善世之具也可以觀矣吾林自唐以忠孝著代有聞人傳而樗菴公則勝國時遺民入聖代文行薦乃仕而絅齋公文章大魁顯而𦍑齋公薦明經仕而靜齋公起家進士爲時循吏上下三百年間世德相承朴忠亂美林之澤長矣四公平生著作若樗菴則多散失僅存者錄之絅齋集旣行世𦍑軒舊篋炳然犒而錄之靜齋弗存稿錄其存者山峙川流霞煇星彩世家文獻其弗足徵已乎昔文忠子之論先

志自銅川上建五世之迹詳矣今其迹雖亡而文中之尊祖敬宗繼志述事者百世可知也中丞公表先美紹休聞其心與文中抑異耶公晚仕至列卿澹泊之性疏約之守直諒之風憂勤之業介弗偶時貞弗絶物天下信之懸車杜門戸外事相遺古猶謂難矧於今易見耶四公之澤張而流之光矣嗚呼盛哉公詩二子謀梓焉公止之退然罔敢厠先公某與陳子宗本贊之乃弁梓梓季子文鉞詩哀志也嗚呼是可以論

世矣夫章往者所以標來也錄微者所以矯濫也源流之緒延矣子姓之蔱彰矣抑徒詩言已乎詩凡六卷以世次抒情會事程物遣辭有治世之音焉騷壇哲匠當有合哉

春渠叔氏七十壽言

叔氏春渠翁先中丞翁府君諸昆弟也府君羣從長幼凡二十二人今存者皆齒於府君少慶戊五月八日春渠叔適登古稀某某謀家之長七十五翁南園叔氏守谷翁叔氏合家卑尊登

堂賀焉叔曰予生也賤糜穀粟增年怍也又曰
吾顦㤩弗能悅人衰暮枯槁辱既逾彝怍也又
曰兄弟相視憂喜同也俯躬有懷多咎奚適怍
也某某曰叔氏亦奚言之謙也年而古稀鉅喜
也諸叔氏喜而從事其奚辭之於是南園翁進
某某請之曰春渠可述者吾家素澤也爾其操
觚替之爲諸子若姪風焉某某唯唯乃再拜述
之曰叔氏壯時嘗商齊魯間値歉歲失其資三
年乃還自訟弗復商居城邑茹山谷間人官府

不一識里中事可否利害言無隱衷弗任處分
弗嬰機械占私便至老未嘗以門戶城府餂齊
民一金竊疑爭者一丈尺田畝某某嘗歎曰使
人皆如叔氏惡用官府為耶外祖張敎諭暨陳
孺人家隕落弗能葬叔氏體毋張意與弟定齋
商之塋於南山鄉饑傭耕者食弗給請貸叔時
亦弗自給乃出孺人簪珥應之孺人難焉叔曰
彼為吾耕相依為命我則路視之其誰與恤焉
人卒與之卒亦弗能償也然見其人亦卒飲食

之無異色蓋長者也舍旁隙地數弓植花果關
以蔬蔡旦夕抱甕灌之鄰人搆屋倍數直以求
叔弗與或勸之曰地少價高可復遇耶叔曰吾
懼棄先業耳竟弗與所服衣皆數十澣不以綺
繞歸冠履恒語諸子姪曰后塘居人此更彼攻
惟林無恙吾家無厚貽惟有儉耳暇日焚香靜
坐讀却老方倦則弄孫自娛手不離箕箒戶庭
堂宇日灑掃家衆弗體掃徹輒復穢之叔亦輒
復掃之某某見則曰筋力奚任叔曰人之居如

廢傳舍然吾恚之故楮荒籍斷麻漏苧雖微屑亦拾而置之卒而有所需恒繼古人竹頭木屑意無同與節序集賓客畢旨錯以新故罔弗歡某某曰世之怙財力暴殄其毋恣耶配孺人宋少二歲綜理閫政蘋蘩必虔諸姑妯娌無相稽詬無忝內相云此非某之言乃諸叔氏言也南園守谷翁言也叔也奚讓而辭焉酒維旨只果維芬只再拜維恭只喜叔氏之能永年也憶先中丞年餘六十惟某某獨子後也乃翁乃諸孫

叔氏亦獨子太朴孫一某於太朴某其進取遠業尊親蓋勤勤焉叔氏之壽其頤未艾享有嗣休爲壆亦勤勤焉抑今日登堂再拜巳耶南園翁喜曰此吾諸昆弟子姓之情而都憲姪能言之可以壽吾渠矣於是定齋叔再拜謝曰眷兹𡚁述乃衍厥祥闡也其圖而張之爲林氏愛敬之規

送齊子少東歸豫章序

齊子少東觧文學敎事而歸豫章也鄉縉紳輩

咸詠焉語予曰齊子積學而達諸教亦弗時容耶諸門人懼問予曰師能張夫任也而奚棄之麥斜山人林子夙喜齊子弗能對久乃言曰夫知人者難容人者亦難而成夫人也尤難若吾夫子其至矣乎昔者夫子之於諸子也質美而悅之才英而達之悲其未進猶恐失之故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至論諸子可以從政曰果曰達曰藝而已無他短遺也聖人之心其諸異乎人之心也與今曲士自

私與語子之學也今之士而仕者亦異於古衰傃自期也夫大道晦而矜意氣似也其誕也誹猋焉名實眩而規古始似也其亢也嫉生焉囂然俯俗於趨若崇似也其標榜也厲階焉嗚呼其弗可畏也已乎齊子曾聞陽明先生之教而籍聲於士者之流慊慨負氣勵植弗群其論天下事皆鑿鑿乎昭是非徵利害足以引業而用弗置論古今人物因時稽故畧迹探蘊而弗襲弗沿作腐儒靡靡語於學校之教弗洪洒依違

尼惡藏慝俎豆寅恭模範淑俗爲良文學人謂齊子弗稱時譽能與周之制官長自擇其屬今制考覈亦自官長先之長曰賢人皆賢之長曰否人皆否之故禔身收譽自官長始勢則然矣況文學散秩也無他可自見官長不之賢疇其辯之亦其勢然也齊子氣剛辭激不識避忌重取譴焉乃得譴而歸人皆爲齊子言屈甚矣獲上之難也予昔撫楚擬所屬覈諸司先呈覈與予多異同予會諸司曰某勤某介擬黜過矣某

蒙詬其類齡忝厥官矣反覆商訂易其考殆百人時豈能知所易者盡弗謬也亦以進退庶官事之大也勞勞百心庶幾無悔焉耳已金躍冶自致其異也人安信之甚矣獲上之難也齊子爲諸生也無負郭之田無蔽風雨之居爲文學三年薄祿寡贏瘠孔莫裨攜空囊束舊籍若無所於歸信乎遇之窮也節推張使纓泉廉而慰之爲謀其道路之費舟輿之力其意也勤矣若齊子得纓泉憐才則志伸矣嗚呼齊子誠窮矣

齊子膺周督學之獎子之言曰若牧能愛若諫能宣語素也余爲齊子言曰君子之學弗毀譽易操弗成敗渝衷弗壯暮變塞語志也齊子坐里門操觚染翰傳經語禮以訓鄉之子弟尚有餘業焉齊子其勉之乃諸縉紳曁諸生曰公善論齊子也因書爲贈

贈陳母彭孺人壽言

彭孺人者夏官郎中彭希賢氏之姑余内子黄淑人仲弟之甥之母也慧靜凝懿彭父母愛之

及嬪其夫子陳君嘉卿時陳翁餘姚邑博公已不逮養事姑劉將順罔缺得劉歡心邑博公暨列祖歲節奠諱日奠皆潔物備誠人稱其敬嘉鄉君奉例輸粟授　楚府典膳散階在鄉黨閭不苟然諾謙沖善與人譽之謂內助有翼陳君棄養孺人綜理家政視側室蔡如子然蔡生子應文孺人敎之敦篤自植撫繞膝諸孫合飴分甘長與之允古意數數同無所學也人曰孺人賢毋應文泉臺從事可入京得官乃以毋老不

欲遠遊違養乞情于臬長例冠帶歸孺人訶之曰我有孫輩知養矣汝年尚四十獨不能效一役圖報耶獨弗爲汝祖汝父少生色耶旣復喜之曰我疾則思子毋之情疇能割之汝督子若學庶幾娛我老汝祖汝父亦永有紹矣余也近聞之則曰信哉孺人之良於陳也凡言名家媛先志玉在璞也婦先恭玉在礪也毋先順玉在器也古籍稱賢種種詔后美姿淳習見聞弗靡安可以叔世規畛之耶是月之吉余閒居西原

齋應文自會城歸謁余曰應文辭役弗北上矣余叩之則述曰善養報毋吾志也復再拜告曰毋之年六十有七擇期介壽約賓邀祉願公之言章之余弗良于辭然應文之志則崇彝也事則近古也言則激慢也弗護爲愛弗迂爲助弗俗爲勉能於應文隱乎哉乃作歌曰涵江惟瀏可以過游娛賓疇諆逢兹九秋旣甘且柔蓴鱸以舟萱萸載浮絢兹芳洲載歌曰嗟峨古囊維海之陽石化爲手竹鳴乃鳳有美壽羌霞佩雲

裳積善流光子孫其昌終歌曰惟絃與笙旣和且清卿雲時縈鶴夾縠城西毋將迎耿兹蓬瀛旨酒星明萊子之情應文乃再拜謝曰可以爲吾母壽矣公敘勝於錫百朋也余乃書諸圖俾張之壽筵

、贈侍御曾元山先生巡閩還　朝序

今之君子得志於時官爲御史其要與任則代巡其權與守則道法其尊與專而獨則固權而修則踰要而役則靡譎之傾人其殆然乎臨川

曾君元山爲御史也奉
天子之命巡吾閩歲且周矣論治者籍籍然賢
之二山林子某某側聞而企未見而慕見而服
無斁也昔人有言士之倚於家而壞於天子之
廷而古之豪傑每每弗以要津自喜何也志弗堅
則遷於習節弗凝則忽諸近皆君子所兢而增
益其所不能者也閩負山濵海間者巖巘連邑
桀獷集而頑驁莽越民聚攘刼焚抄肆其毒而
去海艘盜舟通于大荒諸州邑逋逃亡命之徒

乘時飄發殺奪人貨縛人要贖僇無贖無畏歛
歳食匱鬬尤深未易靖也公檄廵宗大吏海防
專憲按舊紀督屬勤緝之環視矢石毋趨如履
盜發輒獲人用以寧行部肅恭奸毋察而哲先
之法無苛而仁煦之見毋隨而方約之獄必矜
民奚夫寃士必愛才奚夫隱蠹必祛暴必鋤澤
奚夫屯而竭持大體也細過必容急先務也彌
文必畧審毀譽也臧否必弗眩忠厚正直毅然
獨立於風紀之表談者籍籍然稱賢鮮其然乎

予楚歸二紀矣巡閩先後諸君子得夫覩聞簡清江練而任經畫可言也聶永豐介而察風裁可言也何南海質而眞忠讜可言也補偏救獘激懦扰偷吾閩人皆曰良御史也元山臨川産汝水儲秀靈谷銅陵諸峰儲靈奇氣脩芳元山得之固天下大觀也臨川之先正直如蔡元導豪如饒子儀哲如黄去私學行如鄒斌孫璥大體如熊鼎晶藻如揚軏其弟爲鄉邦之重矣乎元山志業弘邁奚直今巳也今宇內無虞大小

臣工罔弗竭力宣猷渥德而法家拂士憂天命
而忠　明主迂談凋慮槩乎有聞抑亦弗輕矣
易之戒城隍於泰非惕也貞疾於豫非漫也元
山復　命於楓陛效節于蘭臺嘉謀嘉猷告之
於內制治保邦允惟其人充其用時棟屬焉國
是章焉夷夏嚴焉固賢者事也抑予嘗聞於君
子矣能任道者堅於任世談學古者希諸古人
道未聞惡乎世責秦人視越瘠矣行則違惡乎
振古優者象賢戲矣明水陳子予同年所畏者

元山爲我問之元山譽薦闓逸人誤及予鄙族

祖鍠臨川分教古處惟敦分教曰吾老且賤君

以誦公子曰吾偃蹇支離君以德報乃於元山

去闓之日分教拜于道左致二山子贈言

孝廉陳如賓先生集序

如賓陳公卒三十有六年矣道望貞風無遠邇

老少皆慕爲孝廉先生也先生不以文章自命

不以言語爲教三立其趨肦然側躬如恐墜之

人曰先生其古君子也今之人奚方之道弗相

諆與髫齔孤苦至于弱冠至于成舉子至于第
進士其心一也至于爲劇郡司理爲
淸時御史至于終養辭晉江敎辭養祿至于逾
艾以終其心一也蓋嘗私識之竊有言曰人不
可以無畏也畏則敬敬則謙謙則日有所受增
益不能先生使東粤日曾見白沙先生白沙喜
與論學然寡嗜靜造義道規矩則先生所自得
者吉九邑訟牒相傒以平其視邑篆若家人父
子然保惠敎化民懷仰至不用朋一答漢循吏多

意氣非所及也志養十餘年毋病亦病毋死亦
欲死羸然柬骨不任支扶猶彿離苦塊氣奄奄
游日以法醫人勸之稍舒以受藥先生曰古人
啓衾易簀吾意豈異耶嗚呼先生任重致遠備
美完名其振古之豪哉其少則登堂聞敎惕警
未能今且老矣探訂遺言正僞補逸後死者責
也集曰奏疏曰書札曰序曰記曰說曰銘曰日
録穆乎和風瑩乎霽雪凝乎山立湛乎淵澄茲
謂文也精神肝膽於是章矣百世而下尚友先

生者其名有徵哉先生嗣子遠揚應歲貢北上梓之以傳乃表姪張子棊者逸陳子棊相翊編次力若倍之先生道教感人其固祗將哉其不佞紀厥成

送郡丞晚亭文侯致仕序

晚亭文侯楚廣濟人也蒞興化郡丞甫再朞矣邇者稱疾三月致其官而去郡守启峰董公偕別駕三峰來節推舜泉孫過予徵言爲贈予嘗聞諸君子之言矣士者澹趨矯習視可欲之物

若贅然則與其志撫時倦遊介乎紛囂惟恐罹之則與其節知足遠恥惴躬度力無溺以悔則與其識曉亭疾可愈而急於退予疑其有托也三登堂問焉以疾辭闇者言歸有辰曉亭之涉世抑如斯已乎予非涉世者見夫人能善文辭談玄眇高標格張齒牙噓意氣樹黨儕翕翕于于自視於天下豪舉碩望非其至也然於功名富貴之會去就升落之機陸陸遲遲徜違曼浼其是以振靡激懦成章有乎蓋亦鮮矣嗚呼侯

弗悦於官喜退而果淺而言視繫逌何如耶侯
以辛亥到莆民方慕之尋檄視泉篆泉訟者情
賤尚詐力以喜怒生譽毀侯直而辯敏而詳得
終譽歸莆俗近漓訟或比人疑滯或弗解民侯
侯寅恭同三君予平之未可去也起家敎恭和
上海稱文學師儒暨守封丘守嘉定稱循良吏
莆海邦僻壤侯不鄙夷而終惠之賢者道行朋
業日廣能於莆淹耶侯未可去也民之寡祜吾
黨念之侯之去其恝然于衆耶後峰諸公復言

曰晚亭宦成名立庶矣其猶屯膏乎而卓識難
太平遺逸庶矣其未致身乎而知節難遠垢獨
善庶矣其亦眩迹乎而疆志難三者君所以涉
世也孰得而覊之吾弗能留矣吾愧乎長矣昔
韓昌黎送楊少尹歸言閒居之樂感慨之情每
讀而喜之廣濟名邑鄉先生如晚亭其易得哉
其易得哉吾知楚人之風有興也公撫楚歸二
紀矣有士如晚亭其贈言有輝哉予不佞乃以
微言祖餞于邁

瞻雲祝壽詩序

粵藩參知甌東項公壯齡登進士振珂二京蒞符三郡秉憲八閩維垣百粵道規物望藹藹乎章章乎吾黨同聲曰甌東其振古之豪乎巽峰林子入城則過予談公別歷且悉曰節曰文曰直曰仁曰憲曰任皆實有之既而以公意誤屬鶴山翁壽詩篇二山子其作而言曰乃今知甌東之善養鶴山翁也昔狄文忠行役王事過太行顧瞻親舍白雲其下冲然兆山之情千載而下

者談曰孝如梁公可也甌東祝壽圖曰滕雲縣行先哲其義深矣予亦曰繼梁公者如甌東公可也公於甌東其弗安其孝已乎翁九歲失父事母甚劬不喜拓產雖無隔夕儲浩歌朗誦達旦過知已必醉乃休經史星卜等書悉能涉獵而尤精于素問難經針經之法起什回生不言功不責報爲封君二十年未嘗冷眼眉越鄉人或族黨求乎于官不逆情僞一居滕鳴號即匍匐不能忍非其利而爲之也嘗語甌東公曰聖

賢所存惟天理所行惟義欲公上達不世儒畫也又述祖訓曰聖經賢傳須當勉天理人心不可無欲公弗爲經生飾華渝素忝其祖也公蘊植經務歷試弘業所以廣公之敎亦有年矣翁之壽豈偶耶夫熙穆之世禎祥臻也禮義之鄉山水靈也駢蕃之錫福祉殊也翁遁迹葆光金渾玉栗謂之曰太平逸老非與粹衷介行毋斁里黨謂之曰永嘉哲人非與昌胤作則耄耋永辭謂之曰國家黃耇非與翁之壽其諸異乎人

若歟是故節弗嚮時文弗淪俗直弗毀彝仁弗也齊憲弗怨儕任弗避艱曨東公翹然於君子之林事君事親其心一也其道同也故曰繼梁公者惟曨東可也是故炫美者竊比迹者張非其人報夫終也求忠孝者疑矣公於季世末學得無激耶文忠在唐昭肝膽於危難齊生死於盤錯錄善類於淪落樹勳伐於後時洪大業於再造蓋三代之遺英也曨東公嚮用浸隆他日所就其弗爲梁公巳乎因壽翁且以壽公也翁

入奏有二云異峰雲言閣三春鶴山之巔雲紫
星高斑衣有煇野人鄙語其庶幾可誦云

贈從兄其所君七十壽言

嘉靖癸丑兄其所君七十壽十月十日則誕辰
也姻戚鄭君尊卿項君彥卿凡若干人拜予徵
言予勃然言曰兄壽予深有感焉爾正德己卯
予上封事止南巡竟繫　詔獄獄杖　廷杖憂
難且深尋胥人搆陷羅織妻孥復繫獄復杖先
中丞翁暨太淑人懼予弗生還兄請行計後事

刑諸二老曰以乘諫且直分百死諸臣後字也
闖人言翻覆凝焉憂焉匪北徂視之居弗寧二
老泣而送之既而荷
聖明肴罪謫判夷陵歸過于淮兒亦至淮相見
吁嗟慰藉肫肫灝澤辭定逆旅如舍兒翁之情
不亦難耶賁後峰大理先子還亦遇其仲氏于
淮乃感二家之事題予贈兒篇有曰倉皇獨請
行見弟急難情又自述曰從來不得他人力北
送南迎總為兒是事也儒者慨談實錄也兒稀

年逸老柳非予私願望耶予辛巳起落遊吳凡七年遊汴凡三年遊楚亦二年歸今二十年矣兄長予四齡朝夕覿顔色同眠食桑梓相恭同評生理尊卑相率同視稚弱有無相謀同懼墜落至於出入守望疾病憂虞先中丞弟兄行列若而人兄與予兄弟若而人皆欲如河東之柳義門之陳所以睦族者敢背而去之耶兄視聽彿眩而重登陟彿艱而阻存識彿罔而遺處施彿乖而任其固壽徵與予伯父爲還珠丞荒陬

野館適取珠中貴人鹽執役葦旁午絡繹多墨食者地方巡守亦竦節簡目顧指氣使兄以身任難供具周辟卒歸於廣而人皆喜伯父嘗曰兄其幹蠱哉伯父卒于官歸橐如洗兄甘麤糲束蔬豆鮭餘月適餉不肯易他甘薄衣短褐三十年如初物儉勤苦辛其性然也其遇然也其式後然也其固壽之原與億予曾祖叔教授贈御史勿翁壽七十八從祖學正翠翁壽七十二侍御石翁壽八十一先中丞招翁壽七十八今

者南園公壽七十有九見泉公壽七十有六春渠公壽七十有三世慶相承太平和氣其所見更延之耋期難老固未艾哉姻戚之祝與吾家骨肉同也於是鄭項二君言曰是林氏遺德也吾儕執觴以從再拜而賀

贈柯希齋先生六十壽言

柯子希齋先生登嘉靖癸未進士授南尚書戶部郎未任疏疾歸時太夫人蔣在堂不忍輟朝夕養留滯久之故事賜告不為限庚寅歲輔

[illegible]張羅峰太宰方西樵建議凡臣工養病踰三年者俱停罷柯子乃遂小隱若將終身焉今則二十有三年矣吾莆例停者林西谷副郎林養僩侍御與柯子同也徜徉泉石任天遊也敬恭桑梓隨年事也恬適交遊齊物情也探討墳典企古修也亦三十餘年矣如柯子者而年獨少入冀之觀之蓋亦舊矣柯子穎慧兼人其志弗局於浮世使倆奚居介毅自植其氣弗狂於近古豪傑奚遜玄潛彌篤其學弗溺於尋摘章句

奚趨吾黨之冀之觀之抑有餘言耶西谷子曰柯子弗可及養齋子曰柯子吾所畏也予長柯子十年楚歸論交亦二十餘年於柯子六十壽考蹶踖而受贈言之役弗亦宜乎昔司馬太史著書藏於山而史記一書肇義例發精蘊百代宗之柯子作考要十卷於天文律曆發明特詳宋史成諸勝國諸人可摘者多柯子節而正之作新編二百卷華夷分嚴順逆義著功於史矣其爲詞章隨事賦意出之以竒駸駸乎方古之

作者歌詠典則風人大雅有遺音焉甚矣希齋之美之兼也柯自叔祖竹巖公以大魁碩輔望重于時嚴君都伯西坡公以惠愛胤之伯氏水部居莊以政學胤之縣尹仲氏易軒今武選副郎姪本文以昌世澤胤之人曰柯山其文乎道規誼範希齋其賢矣乎抑觀海內起廢之士皆制育德華也以薦者同升闕巡察歲薦希齋謂文章政事也謂著述追古人獨立表雅俗也謂得名教之樂稱尚友之賢也孰弗欲見之希齋

重自爲後名實陶鎔大化涵泳　帝澤亦安其
遇焉耳諸先公歷年留其餘鍾於玆日天倪物
外百祥竝臻禔身端敎錫類有輝喜焉益兢懼
焉若寵亦當其會已爾遇者時行藏者道會者
數將承者養任重道遠行法俟命謂無難耶龍
門子潛心周禮曰如有用我執此以徃胡文定
春秋學精衛道匡時晚有合焉今
聖明撫世文達權易其弗錄舊德敘遺賢乎如
希齊者其弗行義達道據所學以翼昭明雍熙

之治乎故曰壽一身者所以壽天下也壽一時者所以壽奕世也六十者壽之初也予姑於其初卜之希齋娣壻周憲副章巖再拜言曰是贈也公勤勤懇懇其知希齋者與其冀弗亦弘乎其觀弗亦遠乎錕其歌以從事

贈后峰董郡守擢浙江兵憲序

嘉靖乙卯莆中守延陵董后峰公擢浙兵憲整飭嘉湖慎選也仲春部檄至公欲去莆二山林子某僭爲贈焉林子撫楚歸二十有八載矣家

食靜觀煦於郡大夫蓋數公矣先是鄉士夫言曰郡大夫能廣仁流惠用福于庶民好生以育庶物民之悅之誦歌作焉識慕真野史有辭焉吾儕竭情古處勤勤于于匪曰言貌娳后峰公感應乎耶林子思矣其弗惜公之去乎予唯唯乃言曰公守吾莆中凡四閱禩始道之嗣齊之教則洽矣嘗曰士者知耻賢者藹直凡民懷刑莆弗鄙人負吾豈莆負耶莆人於公宜為終思之曰公弗斷斷使人言隱弗察察使人畏嚴弗

矯矯使人力瘁公有遺澤矣夫約己恪誼節用愛人古有道則然矣俗靡于隨習壞於偷徵斂訟獄惟意所嚮渝眞削矩圜然掠吏稱速宦秩冀必得之得者十之七矣公嘗語予若憤世也其可以覘政矣邇者宇內多事百需匱縮王人突來欲濟鹽罪私者公曰萧人貧屑鹽貿穀誠有之日力不足斗斛爲勞恐滋斃民弗應之稅課槩徵額則溢奸者錯徵無坊公定格彈壓人無敢黷貨心乎民矣夫人人能言之歲甲寅去郡

百里許海寇遵陸殺越太守貨公飭戎壘鄉堡
雄長捍遏寇格死生擒者允若干人撫巡上其
爵復有金幣之錫人奇之適嘉湖乏兵憲銓曹
以公補嘉徵績勵後業清世用人非慎選與公
操心危慮患深鄉郡連壤見聞弗眩忠勤自植
功緒可稽公其繫浙之望乎倭夷邇數省黠醜
憮賴依憑交横勢甚劇也偵伺敵賊出沒聚散
我師弗知也斥堠疎賊堅壘深栅我師弗知也
不知慢也偏裨闒志似也募卒戍侶相顧逍次

今其有懲矣客兵急戰似也貪狼嗜虎坑塹突
兀今其有悔矣有司視其釁當路轄其成二或
齟齬辯策聚焉今其好謀矣皆公所常談者也
公於邦家股肱心膂救時行道誓不與賊二息
弘濟艱難浙東西所恃爲命者也某敢騁爲迂
談貧古處之報耶師之象曰貞丈人吉無咎夫
用師利於得正而要在用老成人猷謀器業爲
衆所敬服公其丈人矣乎某缶甕偃蹇囿化於
雍熙陶和于高厚兵革流毒民用弗康漸適于

海閩連于浙脣齒之虞謂閩安耶維於公之行以觀靖逆之報已爾其謂侈言耶庠士黄生逄恩予婿也來告曰小子願聞贈言乃錄予言讀之書諸圖公其鑒焉當有以教我

贈郡推纓泉張侯考績序

郡司理之職明刑已爾他官乏而攝其務則選之優望於人弗隱也亦各蒞其方澤夫所部已爾或檄于他郡集有衆譽人以弗專夫惠猶望然私也共舉之皆謂績也君子以身任事以

志崇功以虛襃美以壓鎮浮以䧺汞能以遠紀成其績與否優與劣皆自考也曰考績云者尊賢使能國家之典其有豫乎自虞夙而下道也法也隨其時章焉纓泉張侯節推吾郡旣三載乃以滿書告于巡察巡察曰簡書勤哉其守可知也告于監司監司曰讞問允哉其識可知也告于甸省甸省覈之曰庶事修哉其才可知也侯於績庸弗良耶侯在官所內政肅五尺之童不交外語出則鑰戶檢防門從弗窺一足訟牒

紛如閱覺隙達微曖遲遲而愼斤斤而辨猶猶而矜吏胥輩業業然罔弗矩節浮抑靡凡費視昔省者半乾沒蠹法渝俗易風無侈佚無群飲無晝夜喧閧邑里秩如時徵簿罰倉帑賦積官有祿卒有餉民用以寧嗚呼侯之職章矣昔人言曰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繁而官僞法滋而飾多謂密而考弗能通也又有言曰傑異之能必養之儒館任之金甆居之諫諍讞刑習知邊事官無不歷較資取望局度

器識先之謂儲賢裕用也故殿最之課名實攸
徵其亦廣周之遺意與所以祐天下也所以濟
艱虞也所以消奸宄也於斯弗重邪吾將於侯
之行塈之邇北鄙弗靖內外示憂調度也而足
兵難饋餉也而足食難攻戰也而知勇難召募
也而孚信難偵伺難於猝劇援守難於連絡請
練難於致應鞭笞難於靜愿圖難而易必志士
仁人先憂遠猷庶幾能淑侯四明產也人文邁
徃談者先之當宁求賢於今爲切侯徃也登良

陟要亦思所以共濟時艱也乎司理考最侯之餘者也予林莽者鄙所望於侯者大侯其勗哉

贈幕府袁子龍溪擢通判睢州序

余聞諸程明道先生之言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誠哉言也夫士必豪傑也不局於位而志弘不薄於祿而業廣不淹於任而守堅此三者蓋自立也惠利諸畏民視之如父母然謂有濟者槩言之爾近世之仕識此意者鮮矣位局爲抑祿薄爲乏任淹爲阻欲以濟

人其奚本哉袁子非近世之仕之儔由國子生贊理吾鄉質純貌拙言若不出口下車之初入調愉而不激沿而不興其果循良與甫半祺人樂其愉悅其沿咸曰肅懼法無俟於激好靜無俟於興胥也與民宜而民弗宜之乎出納興化平海二衛軍餉軍無漫語拙催科恪慮祗事不至愆期督造圖籍其區其戶定矣猾胥無用其詭覬仙遊邑篆薪米自給惟稽故遵矩去濫佚訟至則明清哀敬婉諭和平民咸悅服袁子入

覩民無翻覆言弗協于情者甲寅海寇登南日寨哨卒莫敢當當道簡能袁子奉檄籌敵初格殺弗利袁子齋戒焚香奠海矢言協力竝進却者戮兵果勇銳斬獲群寇俘獻袁子居衛若邑帥尉冠郡以捷聞撫巡藩臬諸公會獎金幣視他功冠袁子於愛民隨事陳力其通才乎於位奚局其守官乎於祿奚薄其堅職乎於淹奚阻若袁子者其近世之仕之儔乎余曾閱郡乘景泰間歐陽寧吾郡經歷紀者謂其風度閒雅政

尋乎實我肅二百年間贊郡者多而獨歐陽稱又無奇邁可喜而止以閒雅平實稱非存心愛物者與然昔之世民朴而淳能愛民者民必懷之今非昔矣毀譽好惡多失于真袁子猶歐陽也其知濟人夫而固得宜稱哉袁子官凡八載今乃擢睢州通判蓋銓曹簡能也談者咸謂遲云予昔長藩臬于汴知睢州之民直之俗質袁子策之意焉猶治興而之睢則睢之戴必猶興也余於是徵子望子矣余撫楚 蹤歸今踰二

十春閱鄰邑治狀匪寡澤辭為好匪所願也一日鄉士夫過予西源談曰袁子蒞職歷歷可書茲行也公贈言其章之余曰贖禮與然去思之情與情也厚道也余於是乎奚辭

贈四園盧先生耆壽序

四園先生者東粵人也少優舉子業數奇弗售輒棄之以展器少明君可嗣業也則以其學教之少明弱冠舉于鄉隨登進士先生年方強仕夫儒者專進取雖皓首猶競也止于壯說曰強

志先生抑抑自下惟恐后之弗可以爲難與人
於予貴遲迅若驚褊心修邑或踰素焉先生度
所量受如固有之弗可爲難與先生閒居澹適
於靜區數畝界爲四園東西南北樹所宜木陰
晴寒燠順懌祗淳事先也宴賓也俎豆芳壺
觴脩腆親黨族里閈弗敬恭自安其力不衷于
贏其又弗可爲難與矜　封司寇郎繼封大夫
名則光矣四十而嚴敎彰焉五十而祉榮萃焉
縉紳班行所鮮也少明提督學政副憲于閩爲

八郡人士師先生之學其及弗亦廣乎先生至是年六十一矣六十者初壽也進而稀而耋而耄而期頤循臻若耶寄然夫清秩懿望必豪傑得之而與言乃歆休康長齡造物者往往靳焉非隱德奚以將之先生之壽其亦異諸人乎少明門弟子乙卯鄉舉凡九十皆仰先生致壽言焉吾崙解元黃懋沖而下暨方子攸賓予弟大輪姪敦謙凡若干人謁予雞峰館爲詞曰少明公模範小子輩澤飫如也謂四圍源流弘衍非

與交宗有父幼學行矣鄉之耆舊於是乎在又曰教始于家者也廣而錫類世道式穀於是乎徵又曰恍者感易禎者應確粵惟前修天錫難老先生其東粵開人哉少明公其孝矣乎予乃從而繹之曰壽奚貴道而壽樂而壽貴衛武公抑畏榮啓期行樂百世而下人皆宗之世有貴而壽而道非武公貧而壽而樂非啓期雖壽猶怍也四國為時聞人為封君巨卿克其美其埀休罔極乎中庸言孝先于有德而備極諸福兩

銘言孝惡旨酒育英才蓋聖者孝之大也賢者
孝之述也君子者不失乎孝也予言也鄙奚能
彰之惟少明其敎我哉於是諸門人拜曰贈言
時哉其義大矣乃書乃佾乃進誦九如

愧𡺃集十八卷終